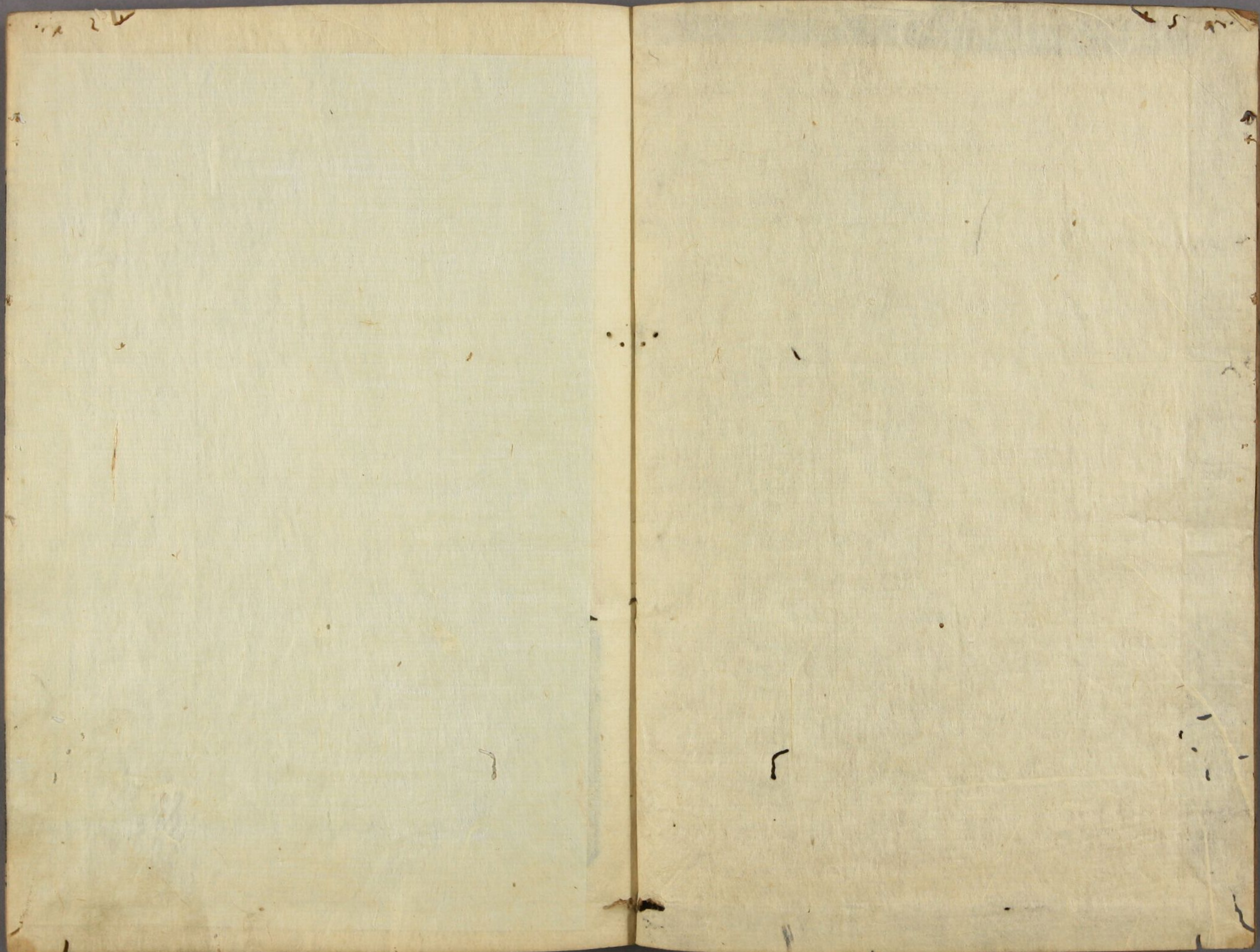


騰

大宗師
應帝王
騁拇
馬蹄

子玄書

特
口七13
2039
3





莊子內篇大宗師卷之三



長遠寺

庸齋林

希逸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

爲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

工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便見天所爲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然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

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謦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不謦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日蹉過也當而不自得常諦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闔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瘡是也其息深々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脩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々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嗟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

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慾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翛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日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

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
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淒然似秋煖然似
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
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
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
九年是其容寂處顙大也顙顙也頭容直故見
其顙顙然淒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
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

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
生時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
世不爲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
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
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
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鰥萬物而不爲
義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有親非仁也
天時非賢也
利

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爲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爲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

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心爲名名者實之賓爲失已非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爲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偕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朶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儻有溫粹處但說得太頹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

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貞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濇聚也充悅之貞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也與乎自得之貞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警乎者大之意也無所

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
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
故曰悅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下之
自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
教此則曰以刑爲本而禮爲附皆是反說縛乎
其殺者雖殺之而縛々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
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智則用智是不得已而
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
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
以爲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

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_一也一其不_一
也一其_一與天爲徒其不_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
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同
也其不_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
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_一也式人能以好惡
爲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爲徒若以好
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_一與人
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

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式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殞此則天地萬物之實

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耆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吻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
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体道而
無爲也耆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
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
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
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
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
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
个泥牛闖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
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之則不能無勞老而

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
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
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
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
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
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

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蜜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鉄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於自

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大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况道乎萬物之所係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

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似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

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比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自狶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

後能如此也。稀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九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脩煉家之所祖。堪坯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境。禺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仙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々々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々者不

生其爲物無死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々々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息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々々聞之聶許々々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々々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々々聞之疑始

子葵女偶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

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曾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々字則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櫻者拂也雖櫻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櫻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櫻寧々々也者櫻而後成此名也○九々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

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聶全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子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々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頤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踣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々也子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管脊尻只是管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有也既有之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之皆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自發背瘡也五管瘡

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肩聳而高於項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蹢躅扶曳而行之自自照于井而見其形嘆曰使我爲此拘々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爲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係著也苟爲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三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々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翹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

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々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々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々々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々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曾子之易簣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爲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而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虫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

成一株茅葦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爲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怪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寢之狀也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真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張琴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爲於無相爲無爲而爲也撓挑踊躍之意無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

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
冲漠無有之兒有間有頃也往待事猶助原壤
沐槁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及
子張琴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
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爲人猗便是忽
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又
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
禮記所載原壤耷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
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
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

自有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合之彼何人者
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
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
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々然爲世俗之禮

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合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其使汝往弔之其則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

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良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憤々然自昏之良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後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音貫者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事而生定無事無爲也畸人

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今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今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割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

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
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
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
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
進々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
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
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
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

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爲萬物故曰
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
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
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
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
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
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且生也
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

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衆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爲宜也兩字良可笑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者也且今一相與旣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

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爲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爲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

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
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
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
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
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
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
之一也又做成各字如此皆莊子并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々々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爲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黜汝以是非矣汝

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
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
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
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
亡其知皆在鑪橐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
息我黜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
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
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
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卞別是非也爲助語

也軼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子古之美者也掇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鈐鑄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

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見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

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淫或速或流或
伏川岩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
如百卉群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
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
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
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
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
也請從而後也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
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爲亞聖也坐忘之說乃
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
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爲高於仁義一
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爲愛惡凡此字義皆與
聖賢不同先坐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
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

矣此有無俱道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
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枝體黜聰明離
形墮枝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道也所
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
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爲一
也與道爲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
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
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々反不及而在汝
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

裋^シ販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ニ舉其詩焉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
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語話也是奇絕
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
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
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

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是也歌得不成頭緒
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
語最精絕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
非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
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
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
力命篇不及多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々々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
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
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々其覺于々一以已
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仁其德甚真而未始入
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荅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
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

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
辨鬪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々々曰
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
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
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
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
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
非人皆是其弄竒筆處其卧徐々安也其覺于
于自得也或以已爲馬或以已爲牛皆置之不
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似皆實也

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
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
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
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
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

二蟲之無知

有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爲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頽通同度音渡孰敢不听而化言民皆听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蚊蚋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

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爲治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爲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爲高飛而避繒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爲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虫也二虫爲鼠也神丘猶曰神臯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棄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垠之
野汝又何用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
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
焉而天下治矣

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而爲之道故以爲鄙
人之問而使我不豫々々者不樂也與造物爲
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
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
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墮垠之
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用猶何故也注訓

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
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帛字崔氏作
爲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漠無形之
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所之以心而所之
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
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乎有心
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
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
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

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䟽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後狙之便執鰲之拘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

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䟽虛也以此而舉道不倦可以此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鰲合作

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貶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擇亦就平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

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鄙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鄙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尤必^レ佗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
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
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
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
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
所生卯生也無雄又奚卯言無心則無迹也此
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尤高
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
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本
曰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
壺子曰^本鄉^本吾示之以地文^本萌乎不震不正^本是殆見
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
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
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
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
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

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脩觀之名德
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
滅之狀季咸遂以爲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中吾示之以天
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
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
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

壤之壤卽是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間爲
天津以頂上爲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
之意名實不入卽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
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
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
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中壺子曰吾曷示之以大冲莫勝是殆
見吾衡氣機也

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大虛也莫勝不可捉

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爲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栢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栢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爲觀而古人以爲淵今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栢信乎爲一觀止水信乎爲一觀流水信乎爲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

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爲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爲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

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
虛々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
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者類茅靡者拉扱也
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
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
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內而不出也

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
無與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
也彫琢其聰明而師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體
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
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隅安有封畛廉隅
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
如此之意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

而不傷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募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身事自任故曰無爲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爲主故曰無爲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躰盡無窮而遊

無朕之非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授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曄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

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如此形容墮肢體黜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爲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

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三篇分爲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掇篇頭兩字或三字爲名如學而爲政之例其書本無精麤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處或以爲內篇文精外篇文麤不然也又有以七篇

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結得別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大宗師之命也夫自是箇中有意到七篇都盡却粧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走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得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

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拇旁生拇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不出於自然此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懸疣亦病也

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云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々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爲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爲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

天下簣鼓以奉不及之法簣鼓以言語簣感鼓
動之也以瓦而累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辨者
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纍
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其言句以
爲辨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勞也
跬音企蹠跬也其言皆無用而無譽自喜徒自
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乎而
楊墨之徒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
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
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人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
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噫仁義其非人情
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正人者猶言自然而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而然則不失其
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不爲跂雖
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足此數句極有
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
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

新刊卷三
四十三
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

鬻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爲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爲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鬻貴富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爲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噍々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爲。若必待修爲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々約膠漆，皆修爲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爲禮樂，响俞其言以爲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响俞

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繚。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繚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感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爲正理。誘與莠同，莠然

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
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
也不可虧者亘古窮今不加損也連今不已也
膠漆自固泥也纏繚自拘束也離性以爲仁義
爲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
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
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
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
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
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
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
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今
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

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爲其所使而奔趨也知
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小
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
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
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爲外物也以天下
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
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
也事業各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
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
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
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
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
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
人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比喻
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

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發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非

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也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會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以下抑高

之意藏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
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
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
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
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言語皆莊子獨到不可及
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
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個彼字自得其
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
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驚於外則皆爲淫僻
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

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
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
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尔晦翁懲象山之
學謂江西學者皆楊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誣而
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尔
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
到頓悟處盖有所懲而然非語孟子書之本旨
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
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此
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弥山矣頓漸自

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
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
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
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爲仁乃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語
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
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
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
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命之

事也其曰爲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
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
曉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是爲善無近名也下
不敢爲淫僻之行是爲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
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爲近刑之事亦不爲
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
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脩身其戲侮堯
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
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

憤排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着此書其見又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上音汪下音羊自恣以適已此數語真道着莊子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許且反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丁邑丁反羈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櫟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爲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跂起者也此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也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

躡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維之籠絡也羈絡其頭也鬲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鞵後鞵也連列之也阜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櫪銜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櫪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下數个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水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々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維馳驟整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亦尤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弋而不黨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

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
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
民性得矣

同德者言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
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
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式而無
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

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
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
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
顛顛直視之兒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
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
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
其鄉而居自爲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幻上下
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
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
而遊攀引鵲巢闕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

未

少時所居書室鳥鵲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
一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
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
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
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
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
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
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
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
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斲_{上步結反}斲_{下悉結反}爲仁蹠_{上步結反}蹠_{下悉結反}爲義而天下
始疑矣澶漫爲樂摘_{上步結反}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
樸不斲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
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
也斲_{上步結反}斲_{下悉結反}勉強而行之兒蹠_{上步結反}蹠_{下悉結反}行立不安之兒澶
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_{上步結反}僻用手足之自僻合
作擗向音櫟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响俞仁

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爲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玉不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強世故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爲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

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銜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

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踉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
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銜扼車上之物扼輶
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
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而抗拒也不受銜絡之
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
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
悍驚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
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扼敵人伯樂使之
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

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
止於如此也臣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
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
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踉跂不自安也好知
爭利此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
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
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
處故或者以為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